

台湾导演魏瑛娟以剧场和小说对话。(魏瑛娟提供)



(新加坡国际艺术节提供)
《西夏旅馆·蝴蝶书》触碰台湾人的认同焦虑。



《西夏旅馆·蝴蝶书》

2015
Singapore
International
Festival of
Arts

以现实元素与小说对话

陈宇昕 / 报道

台湾小说家路以军的《西夏旅馆》，是一部长达45万字的小说，在路以军繁复交错的叙事魔法与瑰丽诡谲的语言文字底下，以覆灭的西夏王国，对照台湾外省第二代，探讨身份认同的焦虑。

导演、剧作家魏瑛娟，则以台湾本省人的身份，通过剧场与小说对话，创作六小时长的“蝴蝶书”，以阴阳两书，在《西夏旅馆》杀妻寻父的主题之外，创造寻母的情节，与小说展开对话。

《西夏旅馆·蝴蝶书》去年在台北艺术节首演后首次离开台湾，来到新加坡。坏消息是，客观因素限制，魏瑛娟不得不删减剧情与人员，浓缩为三小时的演出。

她说，本剧就像俄罗斯娃娃，一个故事套一个故事，新加坡的删减版，依然保留了主干情节。

魏瑛娟与路以军同是1960年代出生，两人是好友。阅读《西夏旅馆》时魏瑛娟感受到路以军对台湾认同的焦虑。她是本省人，也有原住民血统。她希望以女导演身份，向男小说家提出不一样的观点。

本剧的一切都是可以对照的，从叙事的阴阳书，到蝴蝶隐含庄周梦蝶的概念，

到台湾这座蝴蝶王国与西夏王国的对照；主人翁也是一名摄影师，摄影的真实、幻象，还有剧中的性别问题，不断地引发二元冲突……在舞台设计方面，长形伸展台将观众隔离，两边观众互相观照，所有的焦虑与爱恨纠葛都发生在对照之中。

魏瑛娟说，在创作时她非常明确地把年轻一代视为对象。在布景投影中，魏瑛娟采用了台湾年轻世代太阳花运动的相关片段，注入了许多台湾的政治符号。

经历过野百合运动的魏瑛娟认为，太阳花运动与最近台湾反课纲运动，都体现了台湾年轻一代的认同焦虑。在剧中，她试图以这些现实元素，与小说对话。

发明了一种语言以及“蝴蝶字”

这次来新加坡演出，她并没有刻意加入新加坡元素，但她认为，华人社会，在面对大中国经济霸权的时候，一样会产生“中国焦虑”，这又是另一层对照了。

魏瑛娟说，蒙古消灭了西夏王朝，西夏人逃逸，最终从历史上消失，国民党逃亡台湾也有其可比性。她说，只要设想有一天解放军进入台北，人们肯定会产生焦虑，“但其实不必等到军队进驻台北，现在台湾的经济背后已经由中资操控。”

谈到近来台湾的学生运动，学生被捕被控，她说：“政治机器为什么害怕人民有独立思考能力？因为他们没有自信。”她认为推动公民意识应由年轻一代开始，对抗国家机器、社会体制的巨兽。推动公民意识，并不是要为非蓝即绿的政党背书，而是唤醒公民认识到国家是自己的。

她说：“我小时候说的是闽南话。但突然有一天国民党政府说，只能讲普通话，不能说闽南话了。这就是压抑。闽南话才是我的母语。”

剧中语言混杂，除了华语、闽南语、广东话、西夏文字之外，魏瑛娟也发明了一种语言，以及“蝴蝶字”。

《西夏旅馆·蝴蝶书》是“台湾梦第一部曲”，魏瑛娟目前已经构思了下一部曲的形式，她打算以12生肖为主轴，每个生肖创作一小时的戏，12小时马拉松式地述说她的台湾梦与台湾故事，挑战创作者、演员以及观众。

● 9月10、11、12日（星期四、五、六）晚上8时 / 剧艺工作坊（72-13 Mohamed Sultan Road） / 45元 / SISTIC 售票，热线：63485555